

【胡小媚◎著】



你是我命中注定的相公，

我却不是你结发一生的妻子。

一世一载，

凡人的邂逅于我是百年的幸福，

于你却只是三百日的回忆……

狐狸相公

HU
XIANGGONG

北方原创
http://www.bfpub.com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狐狸相公

HULI
XIANGGONG

引小婧◎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狐狸相公 / 胡小媚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385-3618-8

I. 狐… II. 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7926 号

狐狸相公

胡小媚

策 划: 李文学 刘 刚

作 者: 胡小媚

责任编辑: 王天明 熊晓君

特约策划: 非 走

特约编辑: 王 霞

装帧设计: 80 零·小贾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618-8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一章

桑娘嫁出去了,老公是狐妖·001

第二章

狐妖的旧情人·019

第三章

狐妖的怀柔政策·041

第四章

女配二出现,天雷勾动地火·062

第五章

狐妖也会有情敌·082

第六章

男配一,情敌二·105

第七章

抢狐狸的女人·130

第八章

抢桑娘的男人·154

第九章

想嫁人的姑娘·177

第十章

月幽兰·202

第十一章

他要圆房·226

第十二章

来了个除妖的和尚·243

第十三章

来了个送粮草的官·261

第十四章

悬壶济世·277

第十五章

草木无情·295

第十六章

妖精眷侣·313

尾声·321

番外

半爱(上)·323

番外

半爱(下)·327

平石镇的喜事

平石镇一大早就喜气洋洋的。从镇东头到镇西头的大道上，全都挂上了红灯笼，道两旁挤满了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原因无他，只因为平石镇的桑娘要出嫁啦！

桑娘什么人？桑娘是平石镇刺绣坊彩衣庄的老板。注意是老板，不是老板娘。这个双十年华的女孩子，用自己的一双手打下了江南大半个刺绣市场。提起她，这十里八乡的乡亲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何况这个女子还出了名的倔——传说爱慕她钱财的男子多如过江之鲫。前些年当朝平西大将军还曾派了媒婆上门提亲。平西大将军啊！因为平定了西部叛乱而成了当今皇上面前的大红人。哪个敢得罪？桑娘既不拒绝也不允诺。只是告诉媒婆，若想娶她，需得办到三件事情。唯有这三件事情都办到了，才是她命中注定的良人。

桑娘三题选亲的事很快就冲出平石镇席卷全国。所有青年才俊，未婚的、离异的都跃跃欲试，然而却无一人能够办到。纷纷摇头叹息。就连平石镇的乡亲们都暗自感叹。桑娘出这样的题目选亲，只怕是打定主意一辈子不嫁了。

这三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第一件，她既是刺绣庄的老板，当然要和衣服打上关系。所以桑娘的第一个要求是，提亲的聘礼中要有传说中的霓裳羽衣。

第二件，要来人做一幅画中物会动的画。

第三件，从九蛟缠珠球中取出正当中的那颗金豆子。

这三件事情听上去好像不难，仔细思量下来却无一能办到。那霓裳羽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没有人见过。画中物能动那还不成精了？那九蛟缠珠球乃是当世名匠所做，用

一个完整的玉球雕刻而成，环环相套，每一层皆是一条游蛟，互相之间可以转动。最中心是一条口衔金豆子的小龙。想要不损毁而把豆子拿出来，无疑是异想天开。

桑娘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又过了几年她幸福快乐的单身生活。直到那个叫做玄天青的男人上门踢馆……呃，提亲。

自从桑娘提出这三件事情之后，这些年来也有不少男子想了些异想天开的方法，可惜无一能达成的。每次有人来平石镇提亲，都成了当地的一大盛事。十里八乡的乡亲父老们是赶也要赶来看桑娘是如何为难这些个男人的。然后再回去津津乐道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下一个倒霉的男人到来。

不过桑娘看见玄天青的第一眼，心里就有些不安。那日彩衣庄里管事的王大娘一大早便拍着桑娘的闺房，告诉她有人上门提亲了。等桑娘梳洗完毕来到院子里的时候，看见父老乡亲们已经挤了满院。还不包括爬墙头的，坐树丫上的。刺绣庄里的姑娘们早就拿出了准备好的糕点小吃，在人群中兜售——要知道，桑娘相亲会的门票以及小吃收入是继刺绣后彩衣庄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不过那天的情形就有些不对。看那些个年轻的小女孩子们，都满眼冒着星星地看着场地中心那个素衣男人。表情颇有些茫然。连自己的姑娘们也不时地拿眼睛瞟他一眼。桑娘心中诧异，稳了稳心神，上前一步：“公子。”

玄天青便转过了身来。桑娘的脸有一丝肌肉忍不住抽动了两下。祸害啊！真是祸害！一个男人怎么能漂亮到这个程度！看他身材修长高大，满身儒雅书卷气，偏偏一双眼睛生得勾魂夺魄，顾盼中流动出光华。此刻这光华扫过何处，何处便冒出小姑娘兴奋的尖叫声。

这个男人当场被桑娘在心里否决。开玩笑，找一个长了这样一双桃花眼的男人，以后家里只怕就成了蜜窝，断不了的蜂蝶狂舞了。

桑娘沉了沉底气：“公子可是来上门提亲的？”

玄天青但笑不语，从头到尾打量了桑娘一遍，点了点头，“好。果然是我要找的人。”

这语气，仿若她已是他的囊中物了一般。桑娘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更柔，眼神却更加的寒了几分：“公子怎么称呼？”

“玄天青。”

桑娘虚伪地赞了一声好名字，眼珠转了转：“公子可知来向桑娘提亲，需得满足三个要求？”

“这个自然知道。”玄天青不慌不忙，对着身后一招手，“人来。”

自有两个小厮模样的人抬了一方落着铜锁的雕花大箱子。玄天青修长的手指磕了

磕箱盖：“霓裳羽衣。”

桑娘脸上的肌肉又抽动了一下。犹记得上个来提亲的男人也是抬了这么一方大箱子上来，打开来看时，里面却是无数密密麻麻的昆虫翅膀做的一件长裙。够轻，够薄，够亮，够震撼。却害得打小怕昆虫的她好几天没吃下饭。

桑娘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乡亲们却是伸长了脖子唯恐看不到。这箱子上落的锁是九子连环锁。只见那玄天青微弯下腰，双手微动，那锁就被他拆开了。这让桑娘又多了一分危机意识。这个男人，只怕是长了一颗七窍玲珑心哪。

玄天青解开了锁却不着急揭开箱盖，站直身体看着桑娘：“这霓裳羽衣乃是我家传之宝。需得滴血认主，否则箱开羽衣必羽化而去。”

桑娘心里一动，已有了计较。姑且不论真假。若他后面两件事情完成不了自己岂不是白白挨了一针？于是便微微点头：“如此请公子先完成后两项。若我先滴了血公子却完不成，岂不是白白送我一套衣服吗？桑娘可不能占公子便宜。”

玄天青笑笑，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却没有说什么。抬手从袖袋里拿出一盏再普通不过的白布灯笼。桑娘看着他，不由得心里一紧，哎呀一声，已然明白这个难题怕是难不住他了。

玄天青拿起笔墨，挥手便在白布上绘下了数丛翠竹。待到墨迹稍干，示意小厮将一个琉璃盏点亮了拿过来放在灯笼中心，然后再将事先准备好的蟋蟀放进灯笼里，蒙上口。于黑暗之处看去，蟋蟀的身影便在那翠竹之上来往，活灵活现，一如画中蟋蟀活了一般。

乡亲们拍手称奇。难得他能动到这份心思，竟然满足了第二个要求。桑娘看了灯笼半晌，也不得不佩服这个男人的聪明。只得吩咐王大娘找了两个人把那九蛟缠珠球取了出来。

这九蛟缠珠球若有成人拳头大小，端的是雕刻细致，巧夺天空。只是这样放在托盘上微微的晃动，里面的套球便在哗啦啦转个不停。仔细看过过去一层套一层，哪能看见中心小龙的影子？

玄天青走到玉球旁边，观察了半晌。乡亲们都屏息凝气地看着他。这个男人举手投足间都自有一股魅力，在众人的心目中，是完全配得上桑娘的。甚至还有不少人暗暗担心桑娘题目出得太过刁钻。白白错过了一段好姻缘。

玄天青的手指微微伸出，点到了放置玉球的托盘上。只见一条浑身沙金色的小蛇，从他的袖口里游了出来。四周一片惊呼。桑娘的脸色又是一变。那小蛇抬起头来看了看玉球，找了个缝隙便钻进去了。只见得玉球轻微地晃了两晃，却不见有什么剧烈的转

动。大约过了半炷香的工夫，小蛇从球里游了出来，嘴里衔着一颗亮闪闪的金豆子。

全场顿时掌声雷动。玄天青取了豆，收了蛇，拿着金豆子走到桑娘的面前：“如此可以滴血认主了吗？”

桑娘只得随着玄天青走到了木箱边。细看去那箱盖上雕刻着朵朵睡莲。箱盖中央的睡莲是金色的。花芯布满小小的微孔。玄天青看了看桑娘，早有人吩咐取过了最粗的绣花针，在桑娘的指尖扎了一下，随即挤出一滴鲜血，滴到了花芯之上。

鲜血迅速渗透了进去，箱子如有生命力一般将那滴血吸了个干净。桑娘惊疑不定地看着，玄天青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声好了，随即开了箱。

顿时满场光华。从箱子里腾起一件状若舞衣的薄纱裙。半透明的衣服表面流动着鲜活的水波纹，飘带无风自动，仔细听来，隐隐有风铃之声。衣服的胸口部位，有一朵细小的血色莲花，同样具有生命力一般，重复着由花朵到盛开的过程。

于是就这样，玄天青满足了她所有的要求，做生意的人一诺千金。她桑娘再怎么不愿意嫁人，再怎么不想成为这个生来一对桃花眼男人的娘子，却不得不嫁了。

上轿，出轿，跨火盆，握苹果，拜天地。头晕眼花中完成了整个婚礼的过程。一大早起来就被折腾，桑娘早饿得头脑发晕。被众人簇拥着送入洞房，按礼，新郎还是要回去陪酒席的。桑娘等到新房的门合上，嘈杂声远去，便从床上跳将下来，跑到圆桌旁，半撩起自己的盖头大吃特吃起来。

旁边传来低低沉沉的笑声。桑娘半转过身子，顿时石化。明明听见他随着众人出去的啊。怎的他还在房里？！

“这盖头，应该是新郎揭的。”玄天青走了过来，摁下桑娘的手，于是她的盖头便又自然垂落。桑娘看着他的手，如他的人一般修长而骨节分明。肌肤接触处便有微热的体温传来，让她的脸轰地烧了起来。她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她成亲了，对面这个握着她手的男人，就是她的相公。

喝醉酒的新郎有尾巴

盖头被他伸手揭开。抬眼看时，正对上这个男人似笑非笑的眼。桑娘于是垂了头，心不可抑制地多跳了两下。这个男人的眼睛，真真不能多看，就像是一泓深潭，吸引人往下掉落。

玄天青拿起桌上的酒杯，在合卺杯里斟上了酒，自己拿起一杯，另一杯递给了桑娘，随即挽过她的手臂，将酒杯送到了唇边。夫妻合卺，交杯一世。桑娘抬眼看看他，饮

下了这杯合欢酒。

只觉这酒入口甘醇，甜中反微香，唇齿间竟然都化了开去，说不出的舒畅。竟是西域的葡萄酒。玄天青伸手轻抚掉桑娘唇边的酒渍，温柔地说：“桑娘，你自己先在房里好生歇着。我得去前边应客了。”

桑娘嗯了一声。两颊边飞起两抹嫣红，却是不敢再拿正眼看他。玄天青便放了手出了门，等到他走了桑娘一颗几乎跳出胸腔的心才慢慢平复了下来。桑娘坐下，却没有心情再吃什么。他们相对不过短短几息，便将一向不近男色的她迷得七荤八素。这样的男人，得招来多少桃花债啊。她是要心胸宽阔仍由他纳妾，还是学做那河东狮？桑娘转了转水波盈盈的大眼，咬了咬唇，怎的偏生就找了这样一个相公呢？！

桑娘一向认为女人不应该依靠男子，同样的，对于男人，她始终保持着一一种不信任与距离感。这些个上门提亲的有几个是冲着她本人来的？只怕看重的，还是她背后的彩衣庄和大半个江南市场。若是嫁人，日后便要守着妇德受制于他人。桑娘曾经想过，逼到万不得已非得嫁人的时候，她便找一个忠厚老实的相公，让她拿捏得住才好。谁知事与愿违。那样的难题都没有难住这个男人。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命中注定呢？

桑娘坐在圆桌旁，边想着心事边消磨着点心。如此昏昏沉沉竟然在桌边睡着了，等到卧房的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她才惊得坐了起来。只见玄天青摇摇晃晃地靠着门，正在努力地想扶着墙前进。

没想到新婚第一夜竟然是面对一个喝醉酒的男人，想来乡亲们应该是灌了他不少吧。桑娘压下这心思，过去扶住了玄天青：“相公，好生些，别磕着了。”

玄天青转头看着桑娘。这时不知道是什么时分。外面的天早已黑透。桑娘因为趴在桌边睡着了，房间里并没有点灯。玄天青看过来的这一眼，双目竟然带着盈盈的绿光。

桑娘惊得手一抖，“呀”的一声轻呼放开了手，玄天青一个不稳跌坐在地。再就着长廊上灯笼的微光仔细看时，哪有什么绿光。

莫非是自己趴着桌子睡得时间长了眼花？桑娘定定心神，上前再度扶起了玄天青：“相公，这边来……”

桑娘吃力地扶着玄天青到了床边，脚下一个不稳两人便双双摔了上去。这短短的几步路程却累得桑娘满头大汗，干脆躺平了顺顺气。旁边玄天青半个身子压在她的身上，头窝在她的颈窝处，睡得香甜。

这人酒品也算是好的了。醉成这样却不疯不闹，只知道睡觉而已。桑娘一边想着一边坐了起来，揉揉自己发酸的胳膊，偏头看向玄天青时，不禁又羞红了脸。

算了。既已是夫妻，她伺候他便是应该的。桑娘伸了几次手，终是羞答答地碰到了玄天青的衣襟，解了开来。

没想到这个男人看上去这般修长，身体却这般结实。掌下传来与女子身体不同的坚硬触觉让桑娘的脸越发的发烧。他似乎很享受桑娘柔软的小手不经意间抚过身体的感觉，配合地让她脱下了外袍。

黑暗中桑娘的手摸到了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心里疑惑了一下。玄天青的喜袍上有狐领吗？怎的滑落到背后了。桑娘扯了扯，丝毫不动，便伸手探过去，想找到狐领的源头。顺着这毛领摸向上，心里感叹这毛皮的柔软光滑，竟然还带着微微的体温。身下的玄天青随着她的抚摸身子一动，翻身顺势将她压在了身下。

桑娘的身体顿时像火烧一样。就算她怎样在商场中游走于男人之间，却从来没有和一个男子有过这般亲密的身体接触。桑娘的一颗心几乎跳出嗓子眼，他……

桑娘僵了半晌，一动不敢动。而玄天青只是压在她的身上，并没有多余的动作。渐渐的，她的心跳变平息了。他的呼吸喷在耳边，有些发痒。不过这样也好，翻身了就不会压着毛领。桑娘的手还握在毛领上，往一旁轻轻拖了拖，纹丝不动。倒是玄天青因为她的动作身体又是一紧。很明显的，下面有个什么东西发热胀大，紧紧地抵住了她的身体。

怎么会这样……虽然不识男女情事。桑娘心里也隐约明白了那是什么。越发的羞怯，握紧了手里的毛领，狠狠心，用力一拽。

一声低沉的痛呼，玄天青的眼睛睁开了。黑暗中亮起了两簇绿幽幽的光芒，极近的距离下，与她对视。桑娘的脑子有一个短暂的空白时间。她的手还握在那条毛领上，玄天青挥开了她的手，嘴里嘟囔了一句：“不要拽我的尾巴……”

桑娘整个人石化了，再也不能抑制地，发出了一声尖叫。

外院。

喜筵早已散了。彩衣庄的姑娘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都聚在院里的凉亭里饮酒。话题当然是老板的婚事啦！A女叹了口气：“老板的相公可真是我见过的男人中最俊的了。唉，那样的男人，让我做他的伺妾我都愿意。”

“呸。”B女啐了她一口，“老板的男人你也敢……不想活了是不是？”

“唉。老板要是让她相公纳妾，我多希望能挑到我啊……”旁边C女满眼桃花。

是啊，众女眼中皆冒桃花。正当此时，只听得内院传来老板一声凄厉的呼喊。众女面面相觑，A女站了起来：“还看什么啊，赶紧过去看看老板是不是出事了。”

“都给我坐下。”王大娘不慌不忙地开了口，“老板这是在经人事呢。明几个早上好恭喜她。等到你们经人事的那一天，也会这么叫的。”

话音刚落，内院又是一声惨叫。众女面面相觑，心中想法一致：老板的战况，还真是激烈啊！！

“你，你，你不要过来！”

桑娘退到了床脚，拼命推拒着玄天青。他铁青着脸，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没想到人间的酒竟然这般醉人，让他完全丧失了警戒性，竟然露出了狐狸尾巴。

“啊……”桑娘又是一声惨叫，语带苦音，“我求求你不要过来，不要吃我。”

玄天青挫败地坐在床上，看着这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女人。听见她的话，他心里的郁闷更重了几分：“放心，我不吃你。我是来报恩的。”

“嗯？”这句话成功地让桑娘停止了哭泣，抬起了头。玄天青看她一眼。她的眼中还带着隐隐的泪光，看得他的心一痛，又有些心虚，不得不偏过头避开视线：“我和你的亲事，是你爷爷自你打小定下的。你忘记了吗？”

桑娘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个男人。他侧着头，完美的侧脸曲线便在光与影中拉出。就是啊，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会是人呢？是妖怪就对了！怎么可能会有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桑娘摇了摇自己的头，我在想什么？

“什么亲事？”桑娘小心翼翼地开了口。记忆里对爷爷是一片空白，仿佛她出生之前，他便过世了。

“有一年夏天，天下暴雨。”玄天青慢慢开了口，“其实是我的父亲修炼到了天劫之时。你爷爷当时在一间破庙里躲雨。我父亲灵机一动，变化作一个书生与你爷爷一同躲雨。因为他老人家在身旁，才顺利挨过了那场天劫。”

玄天青看桑娘一眼：“结果他们两位老人家就定下了亲事。也是我的父亲为了报恩。”说着，玄天青从怀里掏出一个玉坠给桑娘看，“你应该有另一半吧。”

桑娘从怀里掏出打小从不离身的玉坠，竟然真的是另一半。两块坠子一合，正面是一龙一凤，背面是“金玉良缘”四个字。分开来桑娘的是一龙金玉，玄天青的便是一凤良缘。

桑娘呆呆地看着玄天青，还不太能消化这个消息。天啊，她从未蒙面的爷爷竟然将她许给了一个妖怪！

“不然你以为我愿意娶一个凡间女子吗？”玄天青收回玉，脸上露出一丝不耐，“姑且不说你们凡间女子没有我狐族女子的美貌。单这寿命，你百年终老后，我才不过长了

一岁而已。何况我本身还是狐族的公子，自有良缘佳配。”

桑娘再次石化。天啊。那面前这只人，得活了多少年了啊。难怪他们总说狐狸精狐狸精……他说什么？

“你既有良缘佳配，我也不需你报恩了。你速速回去就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桑娘虚弱地开口。

玄天青看她一眼，唇边突然绽出几分不怀好意的笑容：“无妨，我就花这一年时间，陪陪你好。怎的也不能让我的父亲落下个不义之名。”

他的一年时间……桑娘嘴角有些抽搐，那岂不是说他打定主意要在这里耗上她的一生？

“对，娘子。”玄天青的脸突然靠近，“以后，你就要慢慢习惯我这个相公了。”

有钱大过天

第二日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桑娘睁开眼睛，晃了晃发昏的头。隐约觉得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被自己忘记了。正在垂头思考中，卧房的门被人吱呀一声推开，玄天青走了进来，看见她满脸的茫然，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早。”

她想起来了！她嫁了一个狐妖！桑娘目瞪口呆地看着一脸闲适的玄天青。她多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等到睁眼时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

“昨天晚上折腾了半宿，我看你睡得熟，就没让丫鬟把你叫醒。”玄天青淡淡地开口。门外有小厮捧了食盒恭恭敬敬地候着：“公子，早膳送来了。”

“这是我的贴身小厮。石头、昆子。”玄天青指了指两个小厮。桑娘打量着他俩，心里猜测着他们是否也是成了精的狐狸。那叫做石头的，名字挺憨厚，却是一脸机灵像。反倒是叫做昆子的看上去沉稳一些。

“他们打小就着跟我，你也不用再合计了。”玄天青冷冷地飘过来一句话，桑娘的脸僵了僵。原来真的不仅是一只。

“姑娘。”王大娘听说内院的卧房门开了，便让下面的丫鬟送了梳洗的热水过来，没承想遇到这么个局面。没有想象中的羞答答，两人之间反倒有些剑拔弩张的味道。

“以后改口叫夫人了。”玄天青不悦地微皱眉头。

王大娘赶紧应了声是：“平日里叫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口，日后必是记得的。”

桑娘便在王大娘的伺候下起了床，梳洗完毕随便填了点东西便要出门，被玄天青给拦住了：“你这是要去哪儿？”

这个女人，新婚第二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就准备出门，她好歹也是他的娘子了。是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吗？！

“谈生意。”桑娘简单地回答，掏出小镜来，揽镜自照，“我今几个约了夏家丝绸行的掌柜在天祥楼谈进货的事情。这是日前就订好的，总不能失信于人吧。”桑娘说着补妆完毕把小镜放起来。只要能够离这只狐妖远一点，现在刀山火海她都愿意去！

玄天青皱着眉头打量她半晌，突然开了口：“我陪你去。”

啥呀？桑娘还没反应过来，王大娘已经喜滋滋地安排去了。她就说嘛，昨夜明明叫得那么惨烈，怎么可能会不恩爱。看来姑爷还是很疼小姐的，不过是个冷面王罢了。

桑娘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的，玄天青便同行。原本随行的王大娘便先行去了彩衣庄。马车一路到了天祥楼，夏家掌柜早在包房里候着了，见到桑娘摇曳生姿地走进来，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桑老板，恭喜啦。”说话间扫了一眼桑娘的身后，总是老鹰护小鸡一般的王大娘没见跟来，来的倒是一个美得有几份邪气的男人。第一次接触到那男人的眼神，夏家掌柜心里打了个哆嗦。这人的眼睛怎么那么妖异。

“喜什么喜，成了亲，日后就是小妇人，怕是不能和各位掌柜的做生意啦。”桑娘笑意盈盈地应了句，夏家掌柜打了个哈哈，“桑老板说笑，说笑。”说着便把一行人迎进了包间。

“这是小可准备的一点心意。”夏家掌柜示意身后的贴身随侍奉上了礼物，“恭贺桑老板大喜啊。”

“掌柜太客气了。”桑娘却是面不改色地收了下来，“这是奴家的夫君，玄天青。”

夏家掌柜一早便看见了这个浑身带着点凛冽气息的男人。第一眼的评价，便知道日后的生意更不好做了。满脸堆笑地和玄天青打过招呼。要知道彩衣庄可是他们丝绸行的大买家啊，如果今后真要跟这个男人交手，只怕比桑娘更难缠。

玄天青点头回应过。看着这个女人和夏家掌柜讨价还价，这时的她，和初见时的她不一样。那时她虽然身带防备，但是浑身透着股慵懒的气息。而现在，她整个人都神采飞扬，有一种自信从身体里散发出来，真真是顾盼生姿，让他不觉看凝了眼。

“……夏家掌柜真是痛快。那今年我们的丝绸就以这个价格收了。”桑娘笑意盈盈地吩咐石头拿过笔墨纸砚与夏家掌柜签了约。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丝绸的价格又被桑娘每匹打压了一文钱。

送走了夏家掌柜，桑娘眉飞色舞地叫来店小二上吃的。谈成了这笔生意让她心情大好。大白天的也没那么怕妖怪。何况他看上去虽然脸冷点，勾引人了点……呃，基本上和人还是一样的。只要不是刻意去想，很容易就能忘记他非我族类。

“不过是每匹一文钱的生意，看把你高兴的。”玄天青轻哧一声。一匹布两文钱，一百匹布才不过少给了一两银子。

桑娘惕他一眼：“你懂什么。”

玄天青听了她这样的语气，心里噌地便烧了一把火，冷哼一声：“真是妇道人家，只会算些散碎银两。”

桑娘叹了口气，咬着筷子头看着他：“我是看你不懂人间事务才告诉你的，你瞪我做什么？”桑娘压下了玄天青瞪过来的这一眼，“你要知道，我们彩衣庄掌握着江南大半个刺绣市场。换句话说，从绸缎的原料供应，到成品的制衣销售，全与我们有着关系。”

“那又如何？”玄天青不禁靠近了些，被她眼里闪闪的亮光所吸引，“关键不在于每匹布少了一文钱，而在于夏掌柜的让步会导致其他的供应商跟着全线让价。这个好处可不是一点半点。这样的价格浮动在理所当然的范围内，不会引起他们打价格仗的警觉。而且，原料供应的成本低了，我们售出去的刺绣品价格却可以相应提高。这样中间的差价利润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的市场广阔，这点钱，可不是散碎银字啊。”

桑娘说完了话，还目光灼灼地看着玄天青。玄天青震了一下，没想到面前的这个女人竟然这么有生意头脑，难怪她一介女流可以掌握江南大半个刺绣市场。

“慢慢学吧。人间不是那么简单的。”桑娘作了总结性发言，眼瞅着小二送上来的美食，“哎，饿死我了。”

吃完了饭，桑娘也不着急回去，拉着玄天青在街上一通闲逛。她没有他意料中对他那样强烈的排斥，虽然说前一天晚上她的反应很激烈。她的接受能力也让他有一种暗暗的心喜。

也许……父亲给他定下的这门亲事，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糟糕。

平石镇因为彩衣庄的经济带动，成为了一个富庶的大镇。下午镇里正是热闹的时候，见桑娘与玄天青出来了，周围的人都忍不住围住了观看。一是看桑娘终于嫁出去了，二是看玄天青的无敌外貌。围的人多了，小姑娘们唧唧喳喳的议论声未免就大了些，说的也不过就是一些如果能怎样怎样的花痴话而已。

所以说男人长得太俊了就是一盆祸水。桑娘扭头看了看身边的这盆祸水，他正皱着眉头打量小摊上的一个小东西。显是不明白什么用途，正在翻来覆去地看，对周围的议论声浑然不觉。不知道他是不是打小就习惯了呢？桑娘听见周围愈见变大的议论声，不知怎的心里就不太舒服。拉过玄天青便想走。

“等一下。”玄天青按住了她的手，转头问小摊的老板，“这个怎么卖？”

“二两银子。”老板看看玄天青，又看看桑娘，报了个价格。玄天青二话不说就要掏腰包，被桑娘伸手摁住了：“老板开玩笑呢。一个鼻烟壶值得这许多银两吗？最多半两银子。”

玄天青愣了一下。原以为老板必然不肯，谁知道他满脸堆笑：“桑老板给的价格，必定是公道的。半两就半两吧。”

桑娘这才让玄天青付了钱。转头却看着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怎么？”

“你都这么有钱了，为什么还这么抠门？”

桑娘一口气差点没闭过去：“我这不叫抠门，叫节俭，你懂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积沙成塔，聚少成多。你懂不懂？”

“你的生命那么短，要那么多钱做什么？”玄天青不解，摸着下巴看桑娘。

桑娘一口气憋胸口那个闷伤，终于狠狠地说了句：“有钱大过天！”

甲方乙方

逛完街桑娘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彩衣庄。姑娘们早就忙开了，这些天在赶杭州那边的一批刺绣，忙得是不可开交。玄天青理所当然地跟了过去，坊里的姑娘们一见玄天青，哎哟之声就不绝于耳——针扎着手指头了。

桑娘扫了一眼这批不争气的丫头，大家都乖乖地低下了头，只是时不时还拿眼角飞玄天青一眼——这盆祸水。桑娘“噎”地推开了书房的大门，正在里面低头查新一批丝线样料的王大娘吓了一跳，抬头见是姑娘和姑爷回来了，顿时笑逐颜开：“夫人公子回来啦。”

桑娘“嗯”了一声走到书桌后坐下，王大娘赶紧给桑娘沏来了她最喜欢喝的碧螺春，也给在八仙椅上落座的玄天青奉上了茶。偷眼看时桑娘沉着脸，早上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会儿怎么又冷战了？王大娘拿着托盘退出书房，顺道拐走了，让石头和昆子在门外候着。

玄天青慢条斯理饮了一口茶，抬眼看桑娘，她正垂头翻看着账本——他还以为女子都不通数经呢，没想到她又是个异数。

玄天青起了身走到桑娘身后，居高临下地看过去，她的账本字迹娟秀，条理分明。一入一出记载得井井有条。玄天青不禁开了口：“你这些个见识，都是谁教你的？”

他靠得如此之近。从他身上传来一股淡淡的龙涎香气息，她从来不知道，男子薰香也会这般迷人。不期然地抬头，对上他专注的眼神，就像有什么在脑子里轰的一下，

炸得她七荤八素。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太迷人了！狐狸精啊！！真的是狐狸精啊！

玄天青看着桑娘手忙脚乱地退到一尺开外：“你，你，你离我远点儿！”

“我又不吃你，怕什么。”玄天青沉了脸。出去的时候她还和他谈笑风生，怎的回来又变成这样，还以为她不怕他了呢。

桑娘看着这个男人大大咧咧坐到自己方才的位置上，抬手翻起了账本。复又想起早上他和她说过话，顿生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她的生活以后不会就一直被这男人给搅和吧？！

“那个……”

好重的杀气！桑娘接住了玄天青眼里的把把飞刀。这家伙还真是喜怒无常啊。桑娘顿了顿，放柔了声音：“玄……公子……”

“相公或者天青。”玄天青又低下了头，仔细翻着账本。没想到彩衣庄所做的不仅仅是刺绣的生意，还有成衣制衣坊，以及相关的佩饰店。看这账本上的红利，可真是财源滚滚来啊。他还真是小觑了这个女人，她的身家，只怕不比他低才是。

桑娘的眼角抽了抽：“……天青。”

他忽地抬头，对着她微微一笑：“你这么叫我，我喜欢。”

脸上腾的一下烧起来。桑娘的脑子里有一个短暂的真空期，随即拉回了自己的神志。不行，不可以再看这个男人的脸。

玄天青见桑娘脸色古怪地别过了头：“……天青，你真的打算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吗？”

什么意思。她都和他拜堂成亲了，莫非还有什么别的想法？玄天青合上了账本：“我以为我说得够清楚了。”

“……那你有没有仔细想过。我的一生是你的一年。我现在虽然年轻，总会人老珠黄，而你对我来说，永远都是这般面貌……”说着飞了一眼，赶紧又撇过了头，“这落到别人眼中，岂不是怪异莫名？”

“这个你不用费心。”玄天青十指交叉定定地看着桑娘，“我可以用法术将自己的面貌变作和你一般年纪。”

“可你终究是年轻，难道日后要面对一个满脸、皱纹牙齿落光的妻子？”开什么玩笑，嫁一个妖怪，还是嫁一个永远不老的妖怪。难道要她人老珠黄之后嫉妒地看着他依然年轻俊美，被各式各样的小姑娘围绕追逐吗？！只是想想那个画面，桑娘就觉得心里有一把怒火在熊熊燃烧。

玄天青的眉毛跳了跳，看着桑娘的表情突然变得阴沉沉的，从背后冒起来一股寒